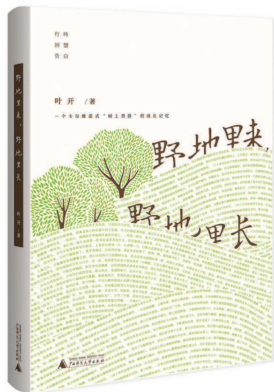


惬意的野风吹呀吹

——读叶开《野地里来，野地里长》

■ 张家鸿



《野地里来，野地里长》
叶开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野地里来，野地里长》是叶开的最新散文集，按照内容分为“童年”与“少年”、“世界”与“滋味”四个部分。单看《野地里来，野地里长》的书名和封面，我的鼻尖就仿佛嗅到青草的气息。一个个方块字如一株株小草，在山坡上肆无忌惮地长着，长成年少时烂漫美好的乡村时光。我因之而念及熟悉的乡村中的一切，树林、河流、湖泊、田野。正因为如此，叶开笔下许许多多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并不一闪而过，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

“那些童年，我和小伙伴们如一只只丝瓜、南瓜、瓠瓜，顺着粗藤结在树枝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攀在大榕树浓密枝叶上，和飞鸟一样起落，栖息，眺望远处那些看不清楚的风景。”在树上生活过的猴孩子需要仰望的，只有头顶的日月、蓝天、白云。“整个世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夜游神，在沉默中撞开夜浆，慢慢地行走着。小煤油灯发出的微弱光线被夜黑吞没，乡村夜晚被映衬得更加漆黑。”这是乡村孩子才有的乐趣，这是有童心的父亲才有的引领。拥有童心的父亲同时还是擅长讲故事的父亲，他在开讲故事之前燃起的稻草棒冒出的浓烟，此情此景是城市中无法复制的。如果没有乡村的夜晚包裹着父亲的讲和猴孩子们的听，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光阴一定称不上“黄金般美好”。在乡村大地上玩耍、游走，在父亲的故事里遥想、感受，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这种快意、自在，这种紧张、

温馨，只有在乡村世界里才有机会遇到。它们勾连起我年少时诸多似曾相识的往事。我因叶开的乡村记忆而深刻地意识到，那些年少时总是不断向往远方的人，待到踏上远方的土地时才会深刻地意识到乡村的美好是别的地方无法复制的。如我这般曾是乡村少年的读者们，读《野地里来，野地里长》定会心生强烈的感同身受。

“野地”首先指的是叶开的故乡，它是位于雷州半岛的廉江县坡脊镇，这个在叶开眼里地理方圆比芝麻还小的小镇。可是再小的故乡一旦被写进文字里，都会变得无穷大无穷宽广。他在“童年”和“少年”两辑里写了许多悠游自在、潇洒自得的美好时光，我在不胜向往之余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叶开写得再丰盛再畅快，都只不过是故乡这口井里舀出的一瓢水而已。乡村野地里的良好际遇是叶开一生行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除此之外，“野地”还包括叶开行走人间大地时或短暂或长期逗留过的许多地方。故乡之外的野地同样是独一无二的，却又是叶开眼里故乡风物的反射。他在这些天地里找到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与亲切感。离开故乡走向四面八方，写故乡也

写四面八方。叶开说：“我一直喜欢走不同的路，在不同的森林田野中穿行。”

如果说读叶开关于“童年”和“少年”中的文字，耳畔总是回响着欢声笑语的话，那么咀嚼他“世界”和“滋味”中的描述时，我的心中常常剩下一片宁静，万籁俱寂的宁静。在身旁绕转的麦田、挂在天边的淡淡斜月、出现在视线里的亮得温暖的绿色，都有让人把喧嚣摒弃在外的魔力。宁静比热闹更加内敛，更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叶开在德国乡村行走时遇到的那株高大丰蔓的菩提树，它

那伸展自由的样子和那难以言尽的魅力被他用极具嚼劲的文字记录下来。“我每次散步经过，都想给它拍照片，但每次拍完都不满意。你就是不能从这镜头中，看到真正的菩提树原貌。它必得在自然的山坡上，在那高邃的天穹下，才显出自己的原貌来。”这株让他安心的树，必有遥远的远亲在叶开的故乡里落地生根，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否则怎会让叶开有欲言又止的冲动？

在自然中待得久了，回到人群里，会愈发感受到自然和人群的双重美好。在原野里漫行着，会有把其中的种种美好分享给他人的强烈冲动。望着一波又一波袭来的海浪，眺望无穷无尽的地平线，任何人都会感觉自身的渺小。这是我从叶开散文集中检索出的哲思几缕，它们对我这个日日在人群中辗转的人来讲，实为静心的药剂。对多数人来讲，从乡村走向城市是环境的变迁、年齿的增长，是心房里的成熟、世故、圆滑渐渐代替纯真与清澈。对如叶开这样的作家来说，心房中必有一个私密的角落里驻扎着年少时的绿水青山和欢声笑语。“三十年后，被平地各种规矩打磨成了中年男人，我假装沉默寡言温良敦

厚，只在温风细雨的夜晚，给女儿讲小时候在树上的生活。”

也许是生活在上海这样节奏过于快捷的大城市里，让叶开时常心生无所皈依的恐惧感？又或许是辗转于各种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里，让叶开被沉重、滞涩的虚无感所笼罩？“人们不再与自然发生亲昵关系，而是侵占自然、破坏自然、远离自然，而成了自我抛弃、自我放逐的浪荡子。”深知这一点的叶开，借助回返故乡，经由寻找大自然在心中开了一扇天窗。这部素面且素心的散文集，让人读后有陷入沉思的魔力。

“乡村孩子没那么多讲究，野地里来，野地里去，吃饱喝足就像野狗一样到处乱逛。”野地是纯天然的，有种种美好，也伴随种种险情，故而精彩、刺激。当乡村孩子变成城里人之后，只要愿意不也可以经常置身于野地里吗？钢筋水泥丛林里，人与人之间身体空间逼仄、心灵空间荒寒，可供现代人反刍的精神空间少之又少。之所以如此，原因便在于我们太过讲究，讲究生活中关乎物质层面的规格和水平，不在意精神的健康与心灵的舒适。岂不知精神和心灵的健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的深情眷顾。叶开的《野地里来，野地里长》绝不仅是关乎故乡的回望，它还是提醒现代人关注精神走向的启示录。野地里吹来的风不仅来自年少时的乡村记忆，还应来自于人们主动寻觅的美好天地里。惬意的野风吹呀吹，它吹拂过的地方草儿生长，花儿盛开，芽儿嫩绿，鸟儿争鸣……

王玉春博士的《“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选取了一个非常意味的话题，将“五四”时期报刊的“通信”栏目作为考察对象，以多情的姿态追逐着文学的脚步，以传播学的方法和文学史的角度，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报刊通信栏展开了历史的、文体的、对话的等多重论述，深刻阐述了报刊通信栏的对话性与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问题。

书信是中国传统的文体，具有应用性与审美性的双重特征，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中说：“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如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宋代王安石《上杜学士言开河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信札。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以及现代通讯技术的影响，书信的写作和应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当现代报刊以公开的方式发表书信以及书信体文学作品时，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已经逸出于应用范畴，而成为公共领域的交流方式。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通过书信以及报刊通信栏目所进行的思想碰撞与文化交流，看到了新旧交替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情怀，也读到了读者与编者之间较为私密的或者半公开的思想与情感。王玉春把握了世纪之交东西文化汇流宏阔背景下的这一独特景观，从作为一种文体的通信的现代转型，非常系统而到位地进入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心态及其痛苦蜕变进行了细致分析。她发现，古代文人书信中的家国情怀、笔墨情趣，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革命、启蒙、创作等，这种话题的转化反映出现代报刊社会关注重点的变化，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话方式与内容

在对话中追寻文学脚步

■ 周海波

的转化。在作者眼中，报刊中的通信栏目是对传统与现代的有机完美融合，她既把通信看作中国文人的一种书写方式，而又将其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表现形态，或者说，当文人的人间情怀置于现代报刊的新媒体语境中时，通信的书写者无论其身份还是精神世界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其中，作者的倾力关注也许正可以解释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关联。

对此，作者运用了“对话”理论给予学理上的阐释。对话理论概念源自希腊语，指平等、自由的交流，而在文学理论中首先是由巴赫金创建的多运用于小说批评的对话理论。对话理论认为，对话关系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一切都是手段，而只有对话才是目的。作者认为，报刊通信栏建构了一个更为自由、开放和多元的对话空间，是人们可以进行讨论、展开对话交流甚至学术论争的平台，正是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尽情表达，有效对话。毫无疑问，将通信栏目作为一种对话行为，作者发现了通信作为现代报刊的基本特征，寻找到了现代报刊的表达方式。当报刊通信栏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时，对话既是一种方式，也是目的，编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或者编者与作者，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某些或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然，更重要的是，通信栏打破了精英文化的一统天下，普通读者可以通过这个栏目获得对话的权利。在这方面，作者以温和的态度，小心翼翼地揭

开了“双簧戏”的一角。这一影响文学革命发展方向的“通信事件”具有太多的故事和秘密，而作者举了一个大学生张厚敦竟然可以与新文学运动的大腕们进行论争的事例，言明报刊通信栏的平等开放原则。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相比较于古代文人的书信往来，报刊通信栏更具有开放性特征，打破了书信的单向性，而成为双向的、互动的状态。在多重对话中，对话的空间被打开，无论对话的参与度还是公开性，都具有充分的自由向度。

现代报刊充分发挥了报刊专栏的传播学影响力，开辟通信栏，发表读者与编者或作者的往来书信，由二人文字扩展为更多人的文字世界，打破了传统书信的私密性，将个人化的交流，借助现代传媒转换成了公众都可以阅读的信件，转化成为一个写信人借编者而给全体读者的来信，从而实现了书信的公开性。这种公开性也正是王玉春讨论通信栏的对话性时所尽力讨论的话题。作者指出，通信栏与现代读者的生成存在密切的关系，她根据“有负责的报纸，还要有负责的读者”的观点，指出读者的参与性是现代读者生成的重要标志。读者通过通信参与报刊的编辑出版活动，对报刊的办刊特点及其文章评头论足，使报刊从“人办报刊”转身为“报刊办人”，读者在这里不仅仅是报刊的消费者，也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与质疑者，甚至参与报刊的策划、组织，从而能够引领报刊的发展。而且，当作者发



《“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
王玉春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这些通信作为“思想的草稿”出现时，她非常到位地指出了它们的文体价值。

王玉春的著作本身也是一种对话，她将报刊通信栏置于特定的语境中，以文学的深情拥抱那些文字的精灵。很多现代文学学者，尤其是从报刊的角度进入研究的学者，都会经历翻阅报刊的繁琐与枯燥、统计数据的机械与重复，尽管作者主要阅读和研究了“五四”时期大量报刊中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等，掀起的只是“五四”报刊通信栏的一角，但其工作量也可想而知。她能从翻阅纸页发黄变脆的报刊中获得快乐，在数据的统计中发现文学应有的趣味，在讨论社会、人生、革命等文字中寻找不一样的激情与文学，在各式各样的书信中发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某些时候，她似乎成为一个通信的书写者或接收者，成为通信栏目的参与者，身历其中而又能脱身而出，于是，我们在那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中读到一种学术识见与文学性情，读到了作者穿越时空的寻找与思考所得。